

憧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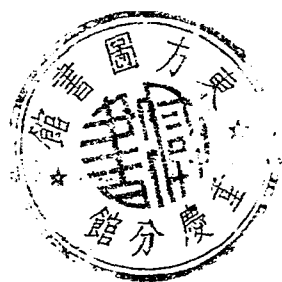
程 錚 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董 慎 集

程 銓 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目次

第一輯

不再逃亡

一

遙望

四

圍爐

九

憧憬裏的酒泉

一一

第二輯

哨兵的幽思

一七

檢閱濟

二五

黑色的道袍

二八

建墓頌

三四

讓我走罷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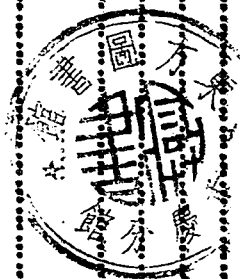
國旗的召喚

四七

哭巴黎

五七

目次



第三輯

五臺山武裝起來了.....六九

江南的戰鬪.....七七

護路村.....七八

江南是我們的.....九七

血的故事.....一一三

第四輯

突擊.....一二五

劍盒.....一三三

第五輯

旅途上.....一四一

孤獨.....一四七

第六輯

憧憬.....一五七

後記

.....一八九

憧憬集

第一輯

不再逃亡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朋友啊，別唱，別唱，
這歌聲如針刺在我的心上。
松花江，是你的故居，
太湖邊，是我的家鄉，
我倆的老家，雖隔得遙遠，
可是，你是流亡。
我也是流亡。

第一輯 不再逃亡



你說：「東北是咱們的老家，
有白雪皚皚的長白山，
有碧浪滔滔的松花江，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現在，已給鬼子們奪的奪

搶的搶，

咱的老娘，還住在家鄉。」

朋友，我的家，

在楊子江的尾間，

江南的太湖邊上；

我愛划着舢板船，

看一片烟波汪洋；

我愛攀着長春籐，

爬上銅官山的高峯，

聽隨風悠揚着樵夫的歌唱。

渴時摘自己手栽的甜瓜，

飢時在田埂上嚼個嫩草細嚼。
夕陽照着牧童顛拂的鞭子，
牛背上一路歌唱歸來，
進門聞着撲面一陣飯香。
現在，田裏的稻穗已黃，
空留着，寂寞的稻場。
年輕的女郎，
也穿上了她祖母的衣裳。
天明聽不到雄雞的啼叫，
湖面上不見了小船輕蕩，
荒野裏更看不到牧童和牛羊，
我不忍再吟：
「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句：
你知不知道我心中的悲傷！
我們流亡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家鄉的父母

倚着柴門期待，

有如大旱望雲霓一樣。

我們從此，不再逃亡；

不再哼着頹喪的歌唱。

「抵抗！」，「抵抗！」

這呼聲指示了我們的方向。

瞧罷，東方已升起晨曦的光亮，

到前線去罷，

到前線去，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遙 望

假如我會扯去那白雲，

有如拉開那窗簾；

就把重山也搬去了，

一九三九·一·六·重慶

在這裏摩天的高峯上，
建起穿空的望鄉台。

循着揚子江看去，
那遙遠的故鄉——

白雲茫茫，

林樹蒼蒼，

湖水汪洋，

重重的隔離了我的故鄉

不知是煙霧迷離呢！

還是我的眼淚已經盈眶！

只見一片模糊的景象。

我不敢想起，故鄉，

正馳騁着殘暴的鐵蹄，

龍鍾的老父，正低頭，

思量愛兒在嘆息。

爸爸呀，你想起了暮年的淒冷嗎？

爲什麼要掉下頹喪的眼淚呢？

我怕想起秋雨的淅瀝；

但是我已經想起了，我要

跳入大江，隨着流水滾去！

我不敢想起，故鄉，

正馳騁着殘暴的鐵蹄。

母親的墳塋上，

冷風拂動了宿草。

誰去打掃草叢的落葉？

母親呀，愛兒要回來了！

你墓頭的草慢些兒變青吧！

我怕想起春天，牧童以爲

是無人飄祭的荒塚；

但是我已經想起了，我要
跳入大江，隨着流水滾去！

我不敢想起，故鄉

正馳騁着殘暴的鐵路。

破屋裏，她撫憐着愛兒——

更撫憐她心中的掛念吧！

牆角裏幻覺有瘦長的身影吧！

秋海棠引起了她的憧憬嗎！

寒夜侵擾了她的睡夢吧！

她低低地哭泣爲了什麼呢！

我怕想起淚水停在她的小襖裏

但是我已經想起了，我要

跳入大江，隨着江水滾去！

我不敢想起，故鄉！

正馳騁着殘暴者的鐵蹄。

愛兒睜眼就叫着「爸爸在那裏！」

伸着小手兒，真討人歡喜！

這樣兒會在我垂老的

爸媽的心上開過一朵鮮花，

我的心裏也爬過一陣愉快，

他也許會向媽媽要着爸爸吧！

我怕想起我的愛兒的心——

如一面破碎了的小圓鏡。

但是我已經想起了，我要

跳入大江，隨着流水滾去！

我不敢想起，故鄉，

正馳騁着殘暴的鐵蹄。

.....

但是我想得已變成了瘋子，
跳入大江去吧，讓浪濤捲沒了我的身體。

白雲茫茫，

林樹蒼蒼，

湖水汪洋。

重重隔離了我的故鄉。

我不知是烟霧迷離呢？

還是我的眼淚已經盈眶？

只見一片模糊的景象。

圍爐

在凝凍的黃昏，

雪壓梅花的故居，

我深深記憶，

二十七年十月一日

那兩年前離別的時辰；
對着你那濃厚的頭髮，
墨黑的眉毛，
明光的眼睛；
我心裏
感到悽冷和寂寞。
從此
我看着濃霧的天空，
便悵悵烏鴉離去秃枝的淒迷。

那時，
寂靜的房間，
彷彿溫暖的花房，
一盆象徵熱情的紅煤，
染紅了我兩的臉頰；
沸血流注在我倆的心腔。

當從那黑暗的叢林裏，
摸索着歸來，
對着一粒豆似的油燈，
已感到無比的光明！

你默默地一再彈去了燈花，
我默默地幾次加上了紅煤，
希望這寒夜更長，
恐怖留下這雪夜的記憶。
但我不再固執地把你挽留，
僅以沉思抒寫離別的愁悵。
並以曙色的心情祝福你——
從北方土地上，
傳來奏凱的歌唱。

憧憬裏的酒泉

塞上

清風飄着鈴鐺聲響。

瀚海裏，聽一聲口哨

喊醒了黃駝，

聳一聳肩

追着風

越過了山岡。

春天，

有江南一般的芳草。

遍野裏盛開着

紅桃，白梨，嫩杏，

還有那

蘋果，紫荊，探春和丁香。

夏天裏，

正午，吐出了太陽。

彷彿南洋的春天。

人們忙着收剪蓬鬆的駝絨，

向國外換來了必需的物品。

我們不要忘了駝駝，

爲了抗拒敵人的侵略，

曾脫下牠的衣裳，

增加不少打擊敵人的力量。

秋天阿，

蟲聲透過鬆軟的土地。

祁連山上吹來颯颯的寒風，

帶來了冰凍的消息。

樹木忽地剝落黃褐色的外衣，

承受白雪的洗禮。

第一集

大雪來時，

我們長途縮縮在土窟的懷抱。

遍野的白雪茫着銀光，

聽號角胡騎的吟咏着淒涼。

追思關武在塞上，

飄泊着十九個寒暑。

熱戀祖國的河山。

塞外的江南

——酒泉

我嚮往的銀世界，

我的友人，

你驍騎戰事負着巨的軍。

在墾殖荒原，

播散文明的種籽，

建造邊塞上鋼鐵的屏藩。

我看到，
雁鳥輕撲着翅膀，
盼望牠擲下一些紙片。
我却也已經曉得，
塞外的原野
將披上厚重的棉被；
芳草不再直伸到斜陽外。
夕照下，
濺着雪泥的馬蹄，
飛馳在號角悠揚的吹動裏。
我的朋友呵，
驢下繫着銅鈴的梨花馬，
放下閃亮的槍，
訴說着英勇的故事。

第二輯

哨兵的幽思

在——

靜寂的深夜，
無定河的流水，
潺潺的流過山腳；
塞上的夜風，
吹動白楊：
寒星滿佈在
長空。

那——

穿着寒酸的戎裝，
荷着槍，
抖索在棚堡上的

你的朋友；

正對着淡月

沉思。

你，

可曾想到——

站立在

北斗星下的哨兵

像一個幽靈般

踏着黃昏的原野，

遙想着江南的春天呢？

你也許正沿着

嘉陵江上溫暖的歌聲，

疲倦於

尋覓故鄉的燕子，

頹然的握着一束柳條，

簇桃花，

蹣跚的歸來。

你記憶裏的玄武湖的綠波，

秦淮河的歌聲，

會不會遺忘在——

留戀嘉陵江水的澄清裏？

在這裏，

我却愛這

黃色的沙漠風；

它終日吹着我的身軀，

像慈母拂着孩子的頭髮；

那暗綠的油燈

有如慈母的眼睛。

我從故鄉的回憶裏，

發掘出許多的慰安，

忽然地帶到夢幻的天國。

朋友呵，
你是中華民族的驕子，
也許正在都市的街頭巷尾，
忙着做救亡工作吧？
當你舉手伸向炎夏的太陽，
怕不怕陽光晒黑你的肩膀？
當你舉手伸向嚴冬的朔風，
你會禁不住的登起皮篋的高領，
縮着手臂靠近紅燄的爐火吧？
朋友呵，戰爭，
決不像哈叭狗一樣好玩！
火藥的氣味，
決不如脂粉的芬芳！
可是你呵，
偏愛慕——

穿着挺漂亮的武裝，

憧憬着，

號音激起你馳騁的紅鬃馬，

迎着朝陽，

站立在瞭望的

哨崗。

朋友呵，

我不會向你

撒一個美麗的謊。

誠懇的告訴你：

戰神常伴着「死亡」

一同來到，

有如旅人提着一盞

希望的燈。

後面永遠跟隨着一個

第二輯 哨兵的崗屋

綠滅的黑影。

這裏。

古老的鑿洞，
撼不住。

寒北刺骨的冷風。

在江南持螯飲酒的十月；
北方。

日霏霏的落着白雪。

現在

故鄉的青草和麥浪，

已沒去了馬蹄和牛羊；

可是，萬里長城，

還沉睡在棉絮一般的雪花裏。

我，在等候着什麼呢！

——
站立在

北斗星下的彌堡上；
倚着無語的石壁，
憑着矇目的石洞，
永遠呼吸着冷風，
宛如吞飲黑夜的靈魂。

遼遠的野犬
吠着荒村；
寥廓的夜空
劃過流星；
我在幻想裏

捕捉着逝去的青春；
把美麗的往事，
綴補這苦難的日子；
我並不夢想
再走那甜密的幽溪。

只求一個壯烈的死，
清理我所負的糾葛。

即使——

和我有着淡淡的友情的人們，
也不願投給他

一縷惆悵。

我是渺小的，

像天空間一粒飛沙；

不值得你

在我的身上

披一件燦爛的衣裳；

——爲我寫下多少動人的詩句。

有一天，

——那預料的日子

一定會來到；

我永遠靜臥在北國的

雪地。

那時的陽光

彷彿慈母的

和暖的手撫着我。

我的影子——

再也沒有一絲痕迹，

留在人們的心坎裏。

檢閱濟

「檢閱濟」

你以猙獰的臉貌

張開藍色的圓眼睛向

我威脅。

告訴我：

這封來自淪陷區的家書

已愛過你嚴厲的

「檢閱」

家書上寥寥的幾個字

寫着平安的近況；

可是

我看到這藍色的圓眼睛，

已經明白——

家鄉不再如往昔那樣謐靜。

「棉園裡」的刈草。

你這殘暴者的烙印，

用毒辣的毛筆，

卡住亡土裏每個人的喉嚨；

逼着顛簸的民族「皇道！」

不准透出內心的窒息。

望遠。

「檢閱濟」……

你想不到通過你「檢閱」的家書，

我在用嘉陵江水浸潤着，

看上面你所看不出的透明的字跡；

在信封的繃裹上，

噴上雨沫似的礦酒，

顯露出你「檢閱」不到的紫色的文字。

「檢閱濟」回去……

我看着你猙獰的圓眼睛，

彷彿在任性的狂笑——

這是笑殘暴者的惡味吧？

通過嚴厲的「檢閱」的法網，

我知道了許多災難的故事。

我們的同胞過着奴隸的生活，

被逼着用「華興銀行」的鈔票。

並用種種的方法，搜刮着經濟。
我更知道了敵人的鷹爪
已不能再抓取江南的富庶。

——在江南

勝利之花開囉，
四，五，六……月的戰國，
帶給我
可以回去的消息……。

黑色的道袍

風，

越山岡闖來的，

在江山間

旋轉。

向黑釜刷去陳年的鐵沙，
天，陰森森地

像沉默的銅盃。

那醇濃，

摸索囂張的松林，

踢落山廟的屋簷。

搖撼着

拔根而起的

那山崖站不穩的樹林。

像潑刺的狂婦，

披散彈簧絲的頭髮，

響起

陣陣呼呼的喙哨。

帶羽的風媒花，

去結遙遠的燭綠；

過江來或是過江去，

第二輯 黑色的道袍

隔着內隔着深壑的
贊美火氣的鼓動，
握住幸福的光芒。

江水的急湍
伴奏着犬吠和梆柝，
風，從江流送進峽谷；
巖石
淒厲的回答

飛瀑
在滿山踉蹌，
山

起着不安的呼喊。

寂寞臥在落葉上——
厭氣的詛咒：

跟誰溜了？

歸客的脚步無聲，

門環的敲響是個謊！

我記得——

竹葉，

萬片追逐萬片。

視線追不着它的蹤跡。

今夜，

它的煩躁

像不屑聽雨的瑣語。

風，

你走向何方！

當你撫摸石像似的新兵，

他的肩膀

加上幾斤戰抖的重量！

第二輯 黑色的道袍

那槍口

講着北國的故事：

過飽和的沙天呵，

美麗的——

像澄清後赭色的原野。

在矚目的城堞上：

抗拒砲火的戰士，

長久地頑強地活下去……

相同一捲沙土

掩蓋新綠的苞子。

雨後，

牠剛毅地醒來，

睜開俏皮的眼睛

向大風嘲笑：

「你湮沒不了我們的呵，

在你任性的摧殘下，

我們有着生的幽默。

看你癱瘓在山洞裏——

遍野新綠的茵茵，

唱着狂歡的歌，

唱着慶幸的歌；

也唱着寂寞的歌

唱着鬆懈的歌。

沒有你

反覺得生之疲倦了。

.....

大風呵，

你黑色的道袍飄舞，

指揮棒撥開萬籟的交響。

你繼續的唱吧，

再唱，再唱……

那彷彿致命的呼嘯。

建墓頌

那轟炸的廢墟上
石匠在建築
崇高的無名英雄之墓。
鐵錘的暴戾者的鷹犬，
永跪在墓前。

——序

那曾是
擁擠的人流滔滔地行過的，
那曾是
風馳電掣的汽車行過的，
那曾是
熾熱的火炬伴着歌唱行過的，
那曾是

暴戾者的鐵蛋在這裏開花的
十字街口。

好久了，

讓月光來親吻。

讓風雨來洗刷。

讓它爲彭貝城的末日寫照。

讓它把暴戾者的行爲給人們展覽。

憑弔者

對這毀滅的印記，

激動得咋舌和流淚。

超越你的經驗

想像那「五三」「五四」的晚上，

山岳崩倒在這裏，

罪惡的火種

把高聳的房屋

拉倒在熊熊的火海。

無告者

披散黑髮

向烈火搏鬥。

從癡笑的紅嘴裏

拖出她的嬰兒。

終於

也被銀光的火齒

嚼成一團灰燼。

大地發散煎熬人肉的惡臭。

紅霧挾着火星向四野漫延。

這十字街口

只留下一片焦黑的枯骨。

仇恨有如梅雨後的蒼苔和菌藻，
在這裏開花，

在這裏結果，

在這裏却又砌造新的建築。

他不是裝飾都市的摩天大廈。

他在召示人們以正義

真理

和那正義真理的叛逆。

他向屈膝求饒的鷹犬

擲去鋒利的標槍，

翻死命於千萬代子孫的記憶裏。

由於幾個孩子的提議。

由於許多仗義者的捐輸。

在藝術家的構思裏。

在石匠沈默的工作中。

我們守望那

向暴戾者及其鷹犬打擊的

巨人

挺立起來。

他，

向膜拜的人們永恆的緘默。

却誰也聽到

他嘹亮的喉嚨

在向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屬勉；

向被壓迫的民族呼籲；

向同情於我們的友邦訴說

向全世界人類揭發光明。

明天，

晨曦扯開勝利的序幕。

我們可以看到

那放着歷史光彩的首都

建立起偉大的凱旋門。

今天，
這十字街口的巨人，
他以莊嚴靜穆的態度
在殷望那
光明自由日子的來到。

讓我走罷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生活的枷鎖，
朋友熱情的手臂
拉住我。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我耐不住

望息沉悶的

頭頂一方天。

五六個人，

呼吸着一方丈凝固的空氣。

壓低的天花板，

怎比得海底般的蒼穹！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我懷念：

江南平原

河港彎曲着流水。

「楊柳岸，曉風殘月。」

我記得：

「斜陽外——

寒鴉萬點，

流水繞孤村。」

我記得：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

羣鶯亂飛。」

我記得：

「……………」

我吟誦過：

「小船衝破

魚鱗似的柔波。

微風劃破

垂簾似的柳條。

桃花怒放了，

清香隨風到。

萬片白李花，
伴落細雨飄。」

這裏是：

坡接着坡，

山連着山。

我鷗鳥般的翅膀，

老洗着這定量的空氣！

我鯨游的長尾。

老搖動在這溝似的江流！

我欽慕：

高樓遠看大地的邊緣，

大海翻滾不倦的銀波。

三月八月的季候風，

相同狂吼的吹擊，

沐浴我一身輕飄。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我從砲火的焦土上走來，
那時，只知逐水草而居。

走着，走向遙遠，

離開我生地遠了。

我想念家，

愛聽一片鄉音。

隨行的一羣伙伴星散了

我懷念稔熟的臉影。

往時的千百頭小白羊，

我愛撫摸他柔順的頭髮。

現在，我的牧歌，

只剩下孤獨的清唱。

搖拂着鞭鞭，

聽到寒冷的風響。

我的羊羣呵，

遍散在江南

他們在恐怖中的成長，

嚼食着毒害的蒿草，

我擔憂他們不再是健康。

那知雪花比白的純潔，

染上血淚斑斕。

這兒的一羣，

不向我親熱的呼喚，

我止不住哽咽哭泣。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那遙遠的一條線：

人的流對撞着，

死亡和流亡對撞着，

砲彈在那裏開花，
血肉彷彿花瓣飛濺。
在那晴朗的碧空下，
多少人忘記了呼吸。
躺着，蜷屈着……
縱橫是永遠的安息。
那像猛獸攀着山簾的人們。
成排的拉着峭巖的胸脯爬上。
成排的從不知何方來的子彈，
抖落許多成熟的山果，
從陡壁滾下！
從陡壁滾下！
他們割斷人間的殷望，
永聽那幽澗的石瑟。
他們需要人去補充
我，百五十度的近視眼，

讓我走罷

雖難勝任重要的射擊手，
精傷兵，送子彈，做茶飯，
看護榮譽的戰士。

我能去！

我能去！

更可以用我的嘴，

我的筆，

使親愛的將士們得一些安穩。

讓他們看到真實的

那不久來到的光明！

激越的號音吹動了，

我的心的節拍

比那整齊的步伐

跳動得更利害！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生活的枷鎖，
朋友熱情的手臂，
拉住我，
我將對眷戀的一切告別。
當那激越的號音吹動的時候！
擺一下身軀，
讓我走罷。

國旗的召喚

號音激越地吹着；
那飄揚在藍天
渲染着陽光的大旗，
正是我們的國旗，
每一個人民，

憶 身

聽着你的召喚，

都以宏亮的喉嚨吶喊着：

「祖國萬歲，

祖國萬萬歲！」

國旗發出獵獵的響聲。

新中國的青年，

在以熱烈的情緒

鋼鐵的決心

大無畏的精神

勇敢地向前邁進；

心靈的手掌

撫摸着祖國的大地。

東方，

高出巫山十二峯的烽火，
相映人們赤紅的臉頰，
隔阻着千山萬水的南方，
同胞們正輾轉在一片焦土上。
廣袤的西北，
那積雪的祁連山，
分不開天地的銀色的瀚海，
駝隊正拾着先行者的脚步，
高唱着歌曲，奔向熾熱的戰場。

祖國歌！

漢武帝，

唐太宗，

元世祖，

拓示我們的版圖：

像大爐裏燒紅的鐵片。

第二輯 國旗的召喚

憧憬集

赤紅的火焰，
擴張的邊緣。

這是歷史的囑咐：
我們應該繼續創造，
建造鞏固的疆國。

祖國呵！

你懷裏的孩子，
追蹤歷史的足跡，
這是應有的想念！

聽罷，

祖國的大地，

被一陣春風吹綠。

江水

淌了又清的更換季節，
含着奶頭的嬰兒，

掙脫了懷抱騎着竹馬，
轆轤地響在山崖的煤車，
滑過閃着陽光的軌道。
躲在山谷的大煙突，
長長的頸項
伸向天空，
噴出烏雲的濃煙
染黑了藍幕。
那引擎——祖國的脈膊，
每秒鐘十幾次震響，
滾動輪軸旋轉，
黎明，
喊醒酣睡的人們的，
有號角，
汧笛，
和響在耳邊的炮聲。

接着便是整齊的步伐，

嘹亮的歌聲，

忽促的引擎的節拍，

和向敵人衝殺的吶喊。

祖國呵！

在你懷裏的人們：

農夫，

在耕耘，播種，施肥，

除草，收穫……

抱膝談笑着豐收。

工人，

在打鐵，鋸木，紡織，

縫紉，印刷……

爲祖國奠定抗戰的基石。

看刀，槍，子彈，抵禦着強暴，

看建築物和白雪比高，
看小型工廠和手工業，
雄健的站起來。

市場上：

曼徹斯特，

大阪，

漢堡，

芝加哥，

馬賽，

北明翰……的貨物

都隱消匿迹了。

我國大批的出版物，

印刷在貢川紙，

嘉樂紙，

和其他的土紙上。

商人，

愉快的推銷國貨，

（不再以「老牌西洋貨」眩耀顧客。）

以筆桿抗戰的著作家，

跳出了抒寫個人情感的圈子，

在抗戰的羣旗下，

激發正義的情緒，

大批的墾殖者，

在開闢荒原：

往昔，人們不到的地方，

如今，深夜燈火相對着天星。

像山岳般堆積的生產物，

那從地腹挖掘出來的，

從地面上收穫的，

載進一輛輛車廂。

向國外傾銷。

可是，

我們不能忘記。

陽光照耀不到的地方，

同胞們呼吸窒息的空氣，

在屈辱中生長，

翹首盼望着中央政府，

憧憬自由的生活。

他們憎惡釘着鐵板的皮靴，

任性的踏響石板的長街。

那聲音，

像雪天解凍的簷滴，

一聲聲刺在惶悚的心上。

那盜竊的魔掌，

在以鋼刀剜肉的技巧，

披羅絲蘭，稻穀……

被難的同胞呵，

第二輯 國旗的召喚。

心靈像歸飛的小鳥：

超越過雲山，

相同杜鵑一般

向祖國悲啼：

「神聖的行列呵，

像夏雨一般來到吧！

我們冒死的嚮導，

頂禮的迎接：

祖國神聖的行列呵……」

祖國神聖的行列呵，

在江南，

鄂北，

珠江，

黃河，

大別山，

五台山

正踏着甦醒的原野邁進，
侍候在大路旁的同胞，
揩乾了流過眼淚的眼睛，
對重見的光明閃眨着，
像潯暑黃昏的星星。

看呵：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在天空飄揚，

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國旗呵，

發出獵獵的響聲，

在天空申

翻揚了！

哭巴黎

第二輯 哭巴黎

跳舞所裏，

交響樂

寂然停止的頃刻，

紅綠燈光

披上黑紗

脚跟脚尖叩着白臘的地板；

你挺起希臘式的乳峯，

渡給愛人軟綿綿的感覺。

凡華林滑落交歡的夢，

電燈光挽回了白晝。

狂歡的人們呵，

推開柔膩的臂膀，

醒來罷，醒來罷！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塞納河洶湧紅色的浪；

德軍已開入巴黎，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狂歡，狂歡，狂歡，
不是依舊響着舞所的音樂。
德國禮拜堂的洪鐘，
繼續一刻鐘的叮噹。
卽字飄颻勝利的笑，
元首驕矜的廣播慶祝。
從畫卷裏扯去

凡爾賽宮往昔的一頁。

一九一八年建築的凱旋門，
披上了喪服，
羅浮博物館，
諾特勒教堂，
愛腓爾塔……

每一個巴黎的指環，
那些眩耀世界的建築
都黯淡了輝煌的顏色。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塞納河洶湧紅色的浪；

德軍已開入巴黎，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陰沉了許久的天，
忽聽一聲霹靂的雷震。

張伯倫，那

彌補搖樓的婦人。

象賽了野獸，

放縱了野獸，

豈能把羔羊變厲狼犬的楊腹？

何亞利，
奧地利，
捷克……

眼睛睜被吞下了。

吞下了……沒吐出半根殘骨。

法國，壯健的牧羊女，

你該早早的提防呵，

巴黎，你的一朵瑰麗的胸花，

世界著稱的花都，

也遭着鷹爪的攫取。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塞納河洶湧紅色的浪，

德軍已開入巴黎，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阿爾卑斯山，你東邊的屏藩，
四千八百餘公尺的勃朗峰，
挺立向東南的崗位。
比里牛斯山武裝了西南，
三千公尺連綿的峯巒，
你鋼鐵的陣容。
西濱大西洋，
北臨英吉利海峽，
沒有後顧的焦慮。
萊茵河，在東北劃下了洪溝，
亞爾薩斯，洛林，依靠萊茵河邊。
馬奇諾防線，
彷彿中國的萬里長城，
阻擋着東北的颶風。
魏剛呵，魏剛，
你該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福煦將軍。

撲滅，撲滅，撲滅，這野的敵人！

撲滅這撒野的敵人！

堅守陣地。

候敵人疲乏的時光，準備出擊。

一鼓作氣。

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法蘭西的弟兄呵，

英勇的法蘭西的弟兄，

五天戰役六士靈陣前前線進發，

連續打過晝夜沒有休息。

你們是困倦了，

你們是困倦了，

相同神國的弟兄，一樣困倦之時……

巴黎呵，巴黎，這戰爭的盆地，

塞納河洶湧紅色的浪；
德軍已開入巴黎，
巴黎呵，巴黎，憂鬱的盆地……

法蘭西，

美麗的法蘭西。

你不等邊的六角形：

一面環海，

三面臨陸。

大西洋的低氣壓，

造成西部海洋性氣候，

沒有嚴寒也沒有酷暑的巴黎，

很多日子洒下濛濛的細雨。

四千二百萬拉丁族，

混有條頓，凱爾特血液的

法蘭西人民；

火紅的——你們的情感，
綢緞的——你們的理想。

我愛慕你們往古不朽的詩篇：

夢幻裏遨遊在靈感的森林裏。

那士夫詩人的精靈，

給世人多少陶醉的玉液：

我親聽到里斯萊的馬奏曲，

合着節奏的步伐，

向巴黎去

向自由！

向光明挺進。

法蘭西的人民呵，醒醒！

你們愛自由，愛光明。

有如中國愛正義，愛和平

勝過愛生靈的熱忱。

但真理與公理，正受着蹂躪。

每一顆行星，也只有向地球怨懟，

我們却同生長在地球上。

地球環繞着太陽旋轉，

彷彿說這是真理——

永不能彎曲的真理。

我們同爲真理申訴而抗戰！

南京呵，

巴黎呵，

別哭傷着臉飲一盃頹廢的酒。

站立在重慶，

站立在波爾多，

建立起新生的力量，

堅持到底，堅持到底，

堅持到真理公理伸展的一天。

狂歌的巴黎呵，狂歌的巴黎，

塞納河再度洶湧紅色的浪；
德軍彷彿決堤般的奔流潰退，
狂歌的巴黎呵，狂歌的巴黎……

——草於德軍進佔巴黎的次日——

第三輯

五臺山武裝起來

五臺山

站立在太行山脈的
五個巨人的鐵拳，
搖撼着
予敵以一蹶不振的隕滅。

澎湃沱河咆哮，
聽着你澎湃的廣長舌的嘆息，
在水車風樞裏
飄着的炊煙，
捲舒着多少唱和的歌聲（註一）

第三輯 五臺山武裝起來

斗壯的巨齒

人們給你「天花」的美名，（詩二）

給勁健的戰士

烹調着佳餚，

在紅紅的篝火上

也會伴着議論：

「如何去打羣夥人。」

靜夜裏，

梵唄，魚磬，

和着一串梆聲，

還有那悠揚的鐘聲；

響澈山谷，

震盪那天上閃爍的銀星。

陣陣呼嘯的朔風，

吹向墨黑的松林，
松林上壓着厚厚的白雪，
白雪上更壓着厚厚的白雲。
我們的戰士，
裹着毛氈睡了，
圍着還沒有睡去的篝火，
正噴着燃燒松枝的氤氳。

崎嶇的山路，
人們乘着「架窩」（註二）
有如行進在平原。

讓驢子轉灣

迎着又一幅山景。

我們却不用聽那得得的蹄聲，
提着槍，追逐亂竄的山兔，
止練習着追擊我們的敵人。

沙鍋裏，煮着燕麥和高粱，
幾里外就聞到拉鼻子的香。
有時，在燃燒的松炭上，
燴炙着馬鈴薯，
充實了我們戰士的飢腸。

在山谷裏，
松林的白帽子
十月裏就戴上。
那激流的澗水聲，
奔雷一樣的響。
到處是成羣的小犢和小羔羊，
吹簫的牧羊人，
肩背上，也斜搭着閃亮的槍。

顯通寺的銅殿前，
矗立着尖頂的無梁殿。

往年，翻攪着烏雲游龍的香烟，
而今，在鐘，鼓，魚，磬聲裏，
也高亢地喊着：

「我們要抗戰！」

白頭長鬚的方丈，

持着一根古藤龍頭杖。

他，曾打開了十八層地獄門，

超度了無數屈死的幽靈，

如今，他却比往昔還年輕，

在莊穆的大殿前講演：

保衛聖潔的佛地，

保衛中華的安寧。

並且宣告了：

第三輯 五臺 武裝起來

從此，我們也得開一開難免的殺戒，
正如宋朝太平興國寺的楊五郎
提起了八十一斤鐵棍（註三）
捍衛祖國的江山！

三千五百個

聚集在顯通寺的頭陀，
挺立在大雄寶殿的石階前，
靜候着方丈的吩咐。

他們以洪亮的喉嚨，

——誦念金剛經的喉嚨。

高唱着國歌，

高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太陽，照着三千五百個閃光的頭顱，

和着三千五百枝閃光的槍尖，

他們，排列着

並且學會了跑步，開槍，
——這些打擊敵人的本領。

一條黃帶似的圍牆，
和那懸掛在朔風裏的
殿角的寂寞的風鈴；
已繫不住他們的欲飛的靈魂。

在綠海的松林裏
他們聽慣了交奏着琴瑟和澎湃的松濤，
在躍着飛泉的幽澗邊，
他們看慣了千仞的石壁
彈撥着瀑布的絃。
他們把一切忘懷了，

看山泉，
看流雲，

看山腰馳騁着馬蹄的飛塵。

他們把一切忘懷了，
聽鳥語，

聽花落，

聽遠處飄忽着馬鈴和槍聲。

五台山

武裝挺立起來了，

舉起五個巨人的鐵拳，

準備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十大寺的青衣僧（註四）

不再唸着：「阿彌陀佛」。

十大寺的黃衣僧（註五）

不再唸着：「唵嘛呢叭彌吽」。

都脫去了狂風飄舞着的袈裟，

拋棄了蠶魚咀蝕的經典。

靜讀着，

鐫刻着，
偉大的抗戰史詩的一頁。

一九三八年春草於重慶，時正在龍燈鑼鼓喧譁中。

〔註一〕五臺山中，雨後生菌，形狀像斗，居民稱之謂「天花」，可以作菜羹。

〔註二〕架窩，是用蘆席作篷，爲圓筒形，旁用二木，前後駕於兩驢而行。

〔註三〕現太平興國寺內阿廡，尙供楊五郎像，像旁有五郎所施之鐵棍，重八十一斤。

〔註四〕青衣僧十大寺：顯通寺，塔院寺，圓照寺，廣宗寺，殊像寺，碧山寺，南山寺，鳳林寺，金閣寺，靈隱寺。

〔註五〕黃衣僧十大寺：菩薩寺，褒蓋寺，羅漢寺，玉花蟲，壽寧寺，金剛窟，七佛寺，三泉寺，普安寺，鎮海寺。

江南的戰鬪

——太湖的風波——

「在江南，

勝利之花開燦，

第三輯 江南的戰鬪

四，五，六……月的戰鬪，
告訴我
可以回去的消息。」

——引自舊作檢閱詩

太湖呵，浩淼的太湖，

三百六十個港灣，

埋伏着我們復仇的種子。

湖面上點點的白帆，

爬行在水天的一線。

那游弋在湖面上

插着太陽旗的汽艇，

像魚陣一樣，

一尾跟着一尾

奏着機關槍的進行曲。

船上寥落的水手呵，

要擺着舵，

吹着軍號，
開着機關槍，
狂呼着歌唱。
可是，聲音却單調得可憐，
湖面上漁船的帆影，
也像閃亮的鋼刀，
給他們以突擊的威脅。

太湖是我們的，
生長在湖濱的弟兄姊妹們，
從小飲着太湖的乳汁，
唱着太湖的情歌，
誰能忘情於母親的慈愛呵！
回去罷

母親還留一頭青髮——
蘆葦裏可以隱藏着你的身體，

肥碩的臉龐，還沒有憔悴呵，
依舊有着往昔圓形的笑容——

——圈圓漾開的波瀾，

擴大到鏡面的湖心

回去罷

聽母親教你更青年的歌唱：

太湖圓水茫茫，

日本強盜太猖狂，

馬山月上東風起，

滿湖槍聲響兵兵，

太湖日落映水紅，

日本強盜虎狼兇，

洞庭西山灣畔里，

多少獸軍死水中，

——今昔的蘇嘉路——

蘇嘉路，年青的蘇嘉路，
躺在太湖的一旁，
像少女相依着母親，
從蘇州，吳江，八坼，平望，
直到盛澤，王江涇，嘉興，
在多水的太湖濱，
建造着一頂橋，兩頂橋……，
我曾乘着車在上面駛過，
聽到急促的節拍，

並有着韻律的聲音。

看到蘇州城賣花的女郎，

喊醒了破曉深卷的噪音，

閨門外，

冬天也像春天的桃花嶺，

蘇州城，他永遠是那樣的年青。

吳江，是一座水城，

那裏有永遠不老的船娘，

輕吐出珠圓玉潤的聲音。

不用她歌唱催眠曲，

保管你眼兒朦朧，睡意深沉。

八坼，平望，

棲息在運河濱，

春水漲，

風來吹落滿河的桃花瓣，
澄清的流水裏，
清晰地看見無數頭鱗魚，
牠張開了小圓嘴，
安祥地吮吸着水沫；
你愛戀那游魚，
拍牠忽兒隱遁吧？
不忍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盛澤，沉浸在甜意的音樂裏，
回憶着，我依舊隱約的聽到——
少女的低吟，和機聲織成交響，
草地上，一疋正綾羅綢，
反射着燦爛的太陽光。

嘉興呵，秀麗的嘉興，

站定在滬杭路的中點，
五六條寬廣的河道，

像素絹繫住少女的羅裙，

她呼吸着上海的摩登的氣息，

渲染着杭州淑女的嫺靜。

在前年的十月五日呵，

敵人在金山衛登陸，

向金山，

向松江，

燒！

殺！

動搖了滬杭路，

動搖了蘇嘉路，

掀起了太湖的狂濤，

攪亂了江南的平靜，

咆哮了蘇嘉路上每一個城市，

咆哮了江南每一個鄉村。
相同少女一般的江南，
從此披散一頭濃刺的黑髮，
向殘暴者搏鬥，厮杀。
蘇州城春天的幽巷，
消失了悠揚的賣花聲，
吳江的船娘呵，
往昔挽着調情的划槳，
也遺忘在藍藍的青紗帳，
有時高興着竹篙，
探晃着傳遞災難的消息。

江南的姊妹們，
並沒有一個忍辱在
暴力的蹂躪下，
只有泛着紅色漪漣的池塘，

憶 集

和那張開圓口的陷井，

永遠記着女郎殉難的故事。

她們呵，不再那樣的愚昧，

她們呵，不再那樣軟弱，

江南的女郎呵，

武裝起來了！

向着朝陽，聳起豐滿的胸膛，

柳條似的嫵娜的纖腰，

有如孤松樣挺直的站起。

她們，

騎着黃驃馬，

疾駛在江南的平原；

馬項的銅鈴，

嘹唳的響在綠海的竹林裏，

彷彿在頌揚曠古的騎士的歌唱。

回去罷，

生長在江南的弟兄姊妹們，

慈母樣的故鄉在呼喊你，

「從敵人的虎爪下，奪回我們的土地！」

你更可以聽到，

江南的土地在嘆息——

「這裏終日踐踏着木屐和鐵蹄！」

回去吧，

生長在江南的弟兄姊妹們，

爲了我們的長大，

取自慈母的乳汁；

應該把我們的血肉，

洒落在江南的土地上，

——表示我們這應分的孝意，

侍奉着慈母的故鄉。

護路村

像兩條平行線
拉長到天邊，
帶着急促的節拍，
行駛着一條烏龍的鐵軌。
正是，時常帶你從故鄉到客地，
或從客地到故鄉的唯一道路。

在北方

在中州平原，

在江南，

或在你記憶裏的
其他淪陷的處方。
這些地圖上的
點與點的連絡線，

會引起你無限的遐想吧？

在鐵路的這端，

有飄着輕衫的春風，

那端，還正洒着羽毛般的白雪。

——站在祖國自由土地上的人們呵——

你們可曾想到那邊的同胞，

正輾壓在暴力的蹂躪下！

往昔，

你可以看到：

在長方形的車窗外，

被火車的黑烟遮掩着村莊——

那些，有時也在噴出

轟轟的炊烟的村莊，

現在有着一個新的名字：

——護路村。

這鐵路的安危，
相同村民的命運一樣。
當鐵路有一些破壞，
附近的村莊，
有如傳染着「虎列拉」
每個人的臉上，
都變成了蒼黃；
立刻去報告了日本兵，
才能免遭着災殃。
在深夜，
在清晨，
他們被迫做寇軍的耳目，
沒有一刻喘息的自由：
猶如鋒利的刺刀，
準對着胸膛。
只得戰兢兢地守着鐵軌，

和看守着全村的生命一樣。
可是，當他們看見火車，
每天裝着炸彈和大砲輸送到前方，
心裏就充滿着毀滅牠的幻想。

今天

他們看到

長長的行列，

高興着青天白日旗，

像一條黑蟒蛇吞吐着紅舌
從遙遠游來。

他們愉快而又恐怖着：

——我們的遊擊隊來了，
我們的游擊隊來了。

在晚上，

乘月亮蒙着一堆堆的白雲；
遊擊隊，靜候在路旁的樹林，
他們去報告那日本兵，
在敵人千百次小心的一次疎忽中：
教那些野獸，
跌倒在瞄準的射擊裏。
讓忍耐着挨打皮鞭的日子，
來一個永遠的翻身！

那夜裏，
小河中淌着血，
遍野裏，
狼藉着殘暴者的屍體，
五十多節的車廂，
像一條剖腹的死蛇，
仰臥在郊原。

可是，護路村的人們，

不願離開母親一樣的土地。」

自動的綑綁在樹上。

當大批的寇軍來自遼遠，

那裏已沒有半點人煙，

倖存的野狗，奔馳在田間，

有如幾世紀沉睡在死寂的黃昏裏，

慕地見那樹枝上綑綁着垂死的人，

那原也會做過倭寇的耳目，

他們還掙扎着，

用嘶啞的喉嚨訴說：

「在幾天前的夜裏，

正是暴風雨而刮走茅屋的那夜吧？

幾百個遊擊隊，

有如狂風一樣

霎那間吹進了村莊。

我們即刻去報告「皇軍」，

原也是我們像父母一樣

侍奉的「皇軍」，

就在這狂風裏摔倒了。

我們呵，

被遊擊隊細綁在樹上；

只要你們再遲一天來到，

我們快要被西風吹乾了，

相同屋簷下的「風雞」一樣。

我們不忍離開這養育我們的土地，

幾十代的先祖，在這裏生長。

即使「皇軍」，

用皮鞭把我們打死，

也閉着眼安心的

埋葬在這親切的土地上。」

——她們把苦肉換得的憐憫，

得到了日本兵
生平第一次的寬赦。

從此，

暴雨呵，

暴風呵，

依舊搖撼着護路村，

他們，却已經習慣了，

每天在鐵路旁悠閒地徘徊：

看落日，

看紅雲，

當看到有輕拂柳條的微風，

他們也懇懇的去報告：

「啊，暴風又吹來了，

那邊有着大隊的遊擊隊，

像烏雲一般的飛來了……」

那怕死的日本兵，

捧着酒盃，手指酥軟了，
獵虎一般的身體癱瘓了。
只是緊閉着莊門，
相同懦怯的刺刀蜷縮着，
躲藏在黑暗的牆腳邊。

那些和平的村莊，

——你所眷戀的詩意的村莊，
現在，正舉起了鋤頭，

鐵耙

幫着遊擊隊破壞那鐵路，
破壞那橋樑，

他們已明白

敵人再也不敢出來了，
當夜風正吹着的時光。

江南是我們的

雪落在江南，

飄落在江南，

淚落在江南。

江南的土地——銀白的，

江南的土地——斑斑的，

江南的土地——灰色的。

五年了，

五年了。

江南：

鋪一層白雪

一層鮮血，

一層離別的眼淚。

我

和我們一羣，

第三輯 江南是我們的

像微流一樣，

離開了江南，

向長江上游捲進。

回顧那江南的山川，

湖泊，

平廣的原野，

和棋佈在原野的

樹林，

叢竹，

和村莊。

踏着漸漸遠去的道路，

想着幾時再逆着道路歸來！

當我跨過一頂小橋，

一串淚

失落流水裏。

那雞啼和狗叫

在背後滑落。

五年了，

五年了。

江南，

年年飄着白雪：

父親倚着門牆，

看雪地上的足迹。

他習慣這樣等待了，

夜夜聽到槍聲，

遐想當作清靜的睡眠。

每一個人家，

吹滅了燈火，

囑騙孩子：

「鬼子來了，

還睡什麼？」。

第三輯 江康是我們的

爸爸趕鬼子去了。

別吵呵，

乖乖。」

春天，

麥苗佈滿田壠。

桃花和柳條，

插滿冷清的庭院。

墳墓上飄着紙錢，

田廬上，牧童清脆的歌唱。

少女剪着野菜，

把竹籃掛在牛角上。

張家短，

李家長，

談笑和往年一樣。

今夜王大哥守夜，

明天錢小二站崗。

看看蠶蟻脫去灰黑色的外衣，

一刻刻地生長。

桑園裏有如青紗帳，

年青的男女歌唱着：

「桑果比得奶頭嫩，

桑果那有奶頭香！」

一簇桑葉，

直摘到太陽紅。

看着繭兒像雪球模樣，

老的小的，

笑着跳着。

一隻隻繭子船

像肥鴨一樣划進城市。

忍耐着搜查，貶價，

強迫着使用偽鈔，

第三輯 江東是我們的

懷 懷 集

換得一捲廢紙，
棲徨在街市。

蛙鼓聲聲的夏天，
黃秧在田裏偷偷地長。
荷塘裏飄散蓮花香，
採菱的歌聲在池上蕩漾。
水車棚裏，
聽着殺鬼子的故事。

田橫頭，
藏着打擊鬼子的槍。
夜裏，吊起板橋，
關閉村莊的木柵。
聽一聲鑼響：

自衛軍
相同撲火的螟蛾

從四處飛來。

雄壯的戰士，

埋伏在村莊的周圍。

看箭一般的流星，

劃破天空。

一個炎夏，

在警戒裏溜走。

談說着

柴，米，油，鹽……漲價了。

花花綠綠的東洋貨堆滿了街頭，

誘惑純樸的鄉民。

可是誰能忘記？——

「子彈」和「血肉」的交易！

桐葉落下了秋風，

蟋蟀帶來秋的消息。

第三輯 江南是我們的

桂花散佈滿野的香氣。

皎月瀟灑在海底的天空。

江南的秋天，

那災難中的秋天。

金黃的稻穗，

向西風戰慄，

向忠實的農夫點頭：

「用血汗栽培我們的人呵，

快快來收割吧，

你看我突着的腹，

孕着一顆珍珠白米。」

牠逗引得莊稼人笑了，

笑得那樣圓滿，

笑得那樣充實，

笑得忘記了天空疾飛着子彈！

拈取幾粒稻穀，

往嘴裏一送：

卜的一嚼，

看着爽朗的天空。

——有一陣子晴呢！

「唔，可以收割了，

——穀子已經結實。」

於是，磨亮鐮刀，

繞起捆稻繩。

一担担壓彎了扁担的稻禾，
帶一路悠揚沉重的吶喊：

「安哩呀~~~~~杭~~~~~

杭哩呀~~~~~安~~~~~」

擁擠在稻場。

舉拍着攢稻的聲音，

交響着快樂的山歌。

淅落落的稻雨，

壓低了輕微的喘息。

歸的歸，國的國，

慌忙了搖着風草的大姑姐。

跳躍着的麻雀，

伴着大搖大擺的公雞，

驕傲食糧的富足。

一堆堆稻稈，

像碉堡一樣，

虎踞在石場邊。

辛勞的農夫，

一聲拉長的嘆息，

吐出了濃濃的青煙。

他敲出一星煙的殘灰，

又裝着滿滿的一管。

估計今年的收穫：

「五十八担九，

四十五担六，

一百担掛點零……」

他深沉的微笑，

像柳尖點破平靜的池面。

他們不再愚昧的把稻穀送進城裏，

一粒不賣給奸商，

一粒不賣給日本人。

河床上築了一重重壩，

封鎖着稻穀出口。

當白雪染白了江南，

樹木裸露在原野的胸膛。

廣袤的田畦，

顯得闊大，遙遠，

雪層低低的吻合着地平線，

稻手消閒的鄉民。

凝聚在避風的牆邊。
陽光蒸暖人羣的笑。
九斤王的大公雞
啼聲連接着村落。
迎着陌生客急吠的黃狗，
向檻樓的乞兒嘶咬。
一粒米樣大的小事，
立刻傳遍了三村，
當西風吹得正急，
他們緊閉着家門，
收拾一些細軟，
趁星夜踏上脚划船，
搖向蘆葦深處。
大袋裝着米餅，
儘夠六七天充飢；
夜夜聽沙沙的風聲，

拍打着狹長的蘆葉，
教孩子做着蘆笛，
訴說蘆笛的故事。

蘆葦裏竟成了熱鬧的街市，
這街市——

迅速的流動，

靈活的聚散，

有如松鼠似的游藝隊。

他們有着笑，

有着歌唱，

像牧兒在游牧的季節。

藍天就是他們的屋蓋，

蘆葦彷彿天成的蓬帳。

蘆笛的鮮嫩，

皺着眉頭想不出話來的形容，
到頭來——

這些都是虛驚的冷箭。

嘻嘻哈哈又擁擠在場上，容

在湖裏捉來的大魚，

正可以做着祭祀的美饈。

除夜守歲，

仍高燒大紅燭，

照臨家神的笑臉。

新年的爆竹響亮，

大門上把春聯換上，

迎着又一個新春。

江南呵，

幸福的江南！

寧靜的江南！

災難的江南！

一年年在緊張裏走過，

孩子們一歲歲跟着時間增長。

花開接着結果的姑娘，

送到婆家，已生產肥白的孩子。

中年人，額上刻着深深的皺紋；

堤岸的楊柳，伸延河床。

牆腳的葛藤，爬到牆頭上。

那春風接蒼細雨；

夏雷聲裏插秧；

秋虫鳴響石壁。

冬雪泛映銀光；

一步步走着平安的路。

那仇恨的記憶裏——

罪惡的烙印，

却永不會消滅！

飄泊在異鄉的流浪人——

那成千成萬的

年青的江南人。

不會忘記慈母的懷抱：

——那萬頃碧綠的阡陌，

那萬頃浩淼的湖泊。

那彎曲的小河上，

架着幽趣的石橋。

並記得水面童年時的面影，

和那用小刀刻在竹子上的名字；

永不能忘呵，

永不能忘！

永不能忘那可愛的故鄉——

那彷彿永遠年青的姑娘呵！

——江南，

她已經武裝起來了，

向流浪的江南人召喚，

「江南人，歸來吧，

江南是我們的。

驅逐竄入的暴戾者向東海潰退。

血的故事

一

血！

炸彈摧毀下

那殘在廢墟瓦礫上的
斑斑的血。

黑木縱橫着

有如畫家的一根根木炭，

把仇恨用挺粗的線條

劃着深深的記憶。

我，一些沒有悸動，

第三輯 血的故事

緊緊的握着拳，
感到無可奈何的沉重。

斑斑的紫紅的呼喊著

「抗戰」的血呵！

我聽見你怒吼在我的心事

我看見你暴跳在我的心裏，

呼喊著「抗戰」的血呵！

斑斑的紫紅的

血……

二

血！

我不忍

再給你一瞬的顧盼，

但已經夠深刻的映在腦海裏了。

那一手抓着泥土，

一手曲肱掩着眼睛的女屍。

半袒下的褲子上

有着一攤攤的血，

你，沒有一些恥辱呵！

——倔強的女屍的靈魂——

辱恥的是倭寇昭示世界的

獸行！

正如你那地方——

永遠映在人的心裏的殷紅。

你原也盡力於不懼殺的掙扎，

但你已被幾個獸軍摔倒；

像幾匹兇惡的野獸攫取一隻羔羊。

終於——

相同樵夫捆縛山柴一樣任其所爲了！

你是聖潔的：

——無辜被蹂躪的女同胞——

斑斑的血跡
不會污損你的清白。

三

血！

淋在巖石上

淋在荒塚上

淋在河灘上

淋在曠野的各處：

像上古的獸蹄鳥跡

鋪滿在山丘，

鋪滿在平原，

鋪滿在砲火所吻的地方，

鋪滿在每一處兵騎所到的地方：

爲炸彈所轟炸的，

爲坦克車所輾斃的，

爲一切殺人的利器所榨壓出來的

血呵！

是中國人的，

是日本人的，

都模糊了：

我一律給予沉痛的哀悼。

對我國將士所流的血呵，

我滴下悲苦的眼淚

誠懇地祈禱

對那來自東方三島的敵人

洒在這異域的血呵！

我有着太多的遐想——

那被迫與妻子訣別的「島卒」，

那原也以蠻橫的軍閥爲仇的「島卒」，

那夢中也時常回到三島的「島卒」，

那充滿着反侵略思想的「島卒」……

那些善良的人們和軍閥的爪牙，
都在異國流着血！

倘使這些屍體沒有冷去，

在他死前一分鐘，

能證實他們出於無奈，

我願伸出熱誠的手與他們緊握，

因爲，我們的仇敵同是一個。

——日本的軍閥

在一分鐘前，

我稱你「敵人」，

我稱你「獸草」，

我以無情的槍彈穿過你的胸膛，

誰知你的血，也是那末沸騰，殷紅！

我要正義的撲倒在你垂死的懷抱裏……

鮮滿大地的血呵！

我要一滴滴檢點出——

原也是無奈的鮮血！

三

四

血！

滴滴的洒在

千人縫上的血，

一滴滴散進細緻的針孔。

太多的虔誠，都化作蝴蝶飛舞。

那股紅的蝴蝶——滴滴的血斑。

有一天會飛到嬌美的夢裏，

它帶着胡蜂的針刺。

刺穿玫瑰的花瓣，

流下一顆顆妍紅的露滴。

千人縫，

會密密地縫進「重逢」的幻夢！

但跟着一壺鴉骨灰，

第三輯 血的故事

都收藏在不能泯滅的記憶中。
美麗的夢，如花瓶打破了！
在街頭，她仍低首沉默的
替另一個同命運的女人密密地縫着！
淚呵……血呵……
都繞進虔誠的回憶裏！

五

血！
落在那
發自東京的家書上，
那清秀的字跡
畫着一個個美麗的夢，
串起一朵朵薔薇的回憶：
正是春天，
柔軟的春風

掀起長裙的邊緣。

一對紅雲般嫩豔的青年，

徘徊在碧水湖畔，

躺在木柵前的草場上，

看着數百頭白鵝游過碧浪，

像白雲推過藍天！

像白雲推過藍天！

這已是不能再來的日子。

如今，

在中國監獄裏的草坪上：

蝶躑着，沉思着，

看持着大刀的守門兵，

安閒地站在圍牆口的木柵前。

他再吟哦着美麗的字句，

凝睇着清秀的字跡，

可是素白的玉箋上，

已經滿自己的淚和血。

六

血！

混和着

櫻花樹下清香的泥土的

一滴滴變綠變黑的血。

一陣風，

吹落紛紛的花瓣，

和血跡輕輕的掩沒了。

蒼白的少婦攬着孩子走過，

把紅淚落在紛紛的花瓣上，

又一陣風，

從遠處吹來。

她在往年走過的花叢中漫步，
插一枝櫻花，在孩子的胸前，

並端詳一下白嫩的圓臉。

她坐在石橙的一端，

讓花影漏在衣襟上，

暖和的太陽時隱時現，

顫抖的花影忽深忽淺。

花雨中

有對對的青年交織着。

她依舊攪着孩子，

默默地看紅嘴鸚鵡

棲憩在少女檸檬的髮結上

學着人語：

「オンサ：

オンサ：

マダカタリソナイノ。」

第四輯

突擊

一

朝敵推起了紫色的雲霞，
號音吹奏着行進的歌曲，
國旗渲染着晨曦的紅光，
將士挺進在起伏的山岡。

步伐合拍的應和着歌唱，
熱血潮湧的沸騰在胸膛，
那行列彷彿疾馳的長蛇，
跨過山坳裏深潤橋樑。

從早晨走到薄暮和黃昏，
輕騎隊緊趕遼遠的行程，
三百個人懷着一個心念，
拂曉突擊消滅了那敵人。

山谷的溪流，月光潑下了白銀
潺潺的流水，彈着幽潤的石琴
將士們傾聽那走珠似的吟唱，
胸波裏蕩漾着竹葉般的小艇。

二

遙遠的山背後冒起紅光，
支崗兵倚着消瘦的白楊，
正凝睇月亮在柳梢徘徊，
轟地一朵火花射向天上。

那千百點槍聲響自遼遠，
大鼓似的砲聲起落天邊，
這愛媚的靜穆的星空裏，
浮天的邊緣鑲嵌着銀線。

海似的天際，蝙蝠在翺翔，
翅膀上抹着淡淡的月光，
流星劃破了無限的藍天，
有如那槍聲響在心弦上。

戰士的肩上披蓋着重霜，
滿腔的熱血忘却了寒冷，
哨兵凝神地無一刻玩忽，
目光炯炯的射擊着遠方。

幽谷裏悠揚着聲聲號音，

山村上的更鑼時隱時聞，
斷續的犬吠應答着馬嘶，
石池裏月影在爬上樹頂。

月光映照在崗兵的臉上，
斜峭的人影，漸漸地拉長，
他站立着不覺月影走動，
槍尖已移向睡去的池塘。

三

當黎明拉開偉大的序幕，
山岳像金獅般吐出紅火，
輕騎隊猛撲敵人的陣地，
沙塵混和着紅色的晨霧。

躍出壕塹繞過一個個彈穴，

涉越池塘穿過荆棘的屏障，
冒着敵人的炮火向前衝殺，
臥倒滾進躲避機槍的掃射。

一顆顆子彈掘起了沙塵，
手榴彈迸裂朵朵的火星，
子彈在空際吱吱的旋轉，
輕騎隊依舊在向前飛奔。

一個個跌倒一個個又跟上，
機關槍迫擊炮連珠似的響，
生命和槍彈作無情的賭博，
是誰在撥彈着死亡的琵琶？

看大烏龜似的坦克車爬過了山岡，
越過茂密的樹林跳躍着噴出火光。

在手溜彈的打擊下牠永遠靜默了，
噴吐着的火舌再不見那樣的瘋狂。

突擊隊的騎兵滑向叢林，
躍越着深澗飛渡過山嶺，
猛勇的奔去似一陣颶風，
砲火舌尖舔取活的生命。

衝鋒號掀動了血潮萬傾，
曠野裏悠揚嘹唳的馬鈴，
指揮刀閃耀刺目的光亮，
山谷裏迸裂火山的雷霆。

霹靂的砲聲有如山崩，
一團團砲火吐出紅雲，
軍聲磷磷喧囂在山背，

有如「古城末日」的聲音。

人血的流如狂濤奔向巖頂，
瘋犬樣的撲去又匍伏前進，
睜開了大眼那大地的肥料——
遍野是流着血的屍體縱橫。

大刀在鬼子頭上開花，
頭顱砍下像滾着西瓜，
跨過零落狼藉的死屍，
泥地上牽出血的斑斕。

天空中有白雲憑弔幽靈，
春來的芳草又將是青青，
朔風吹冷了凝凍的紫血，
千人縱濺滿污血和泥濘。

四

牆壁下壓着扯破的太陽旗，
床褥裏辨不出大腿和手臂，
當白鴿舞蹈在他們的身畔，
櫻花開時還映在誰的夢裏？

山崖踽步着來自蓬萊的馬騎，
靜對着深澗照着頽喪的影子，
那修長的馬尾隨着微風飄拂，
從此牠却舉起了抗戰的纛旗。

幽谷裏依舊響着清曉的石琴，
涓涓的清泉躍過澗中的屍身，
紅日的肩章在流水裏沖淡了，
潺潺的水聲訴說客死的長恨。

堡壘似的堡壘沉寂了。炮鳴，
睜目的槍洞也閉住了眼睛，
城壁上飄搖着燦爛的國旗，
象徵着展放了永恆的光明。

劍盒

小引

你迷戀在黃昏的旅程，
老馬已聽倦陳舊的謳歌。
詩人呵，捨棄你的劍盒，
讓劍刃嘗試血腥的氣氛。

一

山樓的風鈴響在屋角，
那憔悴的匾額，不辨

古剎，禪樓，或隱士的幽居！
沐浴在下弦月初升的黃昏裏。

駿上的旅人下馬，
疆繩繫住道旁的黃桷樹。
那落馬氣喘灰色的氣息，
咀嚼着對岸上的月光。

蝙蝠飛翔在山樑的屋檐，
翅膀刷刷地拍擊着風簷。
那山門有如緘默的嘴唇，
陳年的寂寞棲息在蛛網。

門環的脆音敲響山谷，
山谷裏有空虛的迴聲。
裏面一串追逐的足音，

肆意的馳鼠馳騁空庭。

山巒彎曲着悠長的古道，
旅人聽厭石板震響馬蹄，
漫漫的長夜，漫漫的行程，
不盡的坡岡，不盡的泉琴。

幽洞交響叮噠的馬鈴，
杜鵑的悲啼，浸沒在夜深，
倦馬不勝生命的踟躕，
今宵呵，只有在簷下懸宿。

崖邊游蕩着霧縠朦朧，
松針漏下風颺的輕夢，
夜鶯撲着月色飛去，
馬蹄浸在蒼鬱的蔭中。

忽地狂風把山門吹開，
月亮悄悄地爬過山谷，那——
古剎，彌樓，或隱士的幽居！
只是一襲往古靜穆的軀殼。

旅人走進森森的小樓，
駁華的四壁裹住飄動。
默立的庭柱有化石的氣息，
雕樑畫棟追思着往昔。

走上盤曲的階梯，
樓閣幽藏着空虛，
欄干躺下縱橫的月影，
窗檻眺望遠天的星星。

壁櫥裏覓着一個沉重的包袱，
驚奇，恐怖，將包袱輕輕解開，
裏面四條飛舞着蝙蝠：
有似山神從八面奔來。

拂去包袱上積年的塵灰，
看玫瑰色錦被閃着光輝；
一角繪着翩跹的紫蝶，
牡丹展開粉紅的花瓣。

視線在綉織的花間徘徊，
點點白花，彷彿水銀般晶瑩，
淺藍色草尖，閃耀着明珠，
多年的風漬，描繪着烟霞。

那玲瓏的木盒，藏着些什麼？
沉重地壓在旅人的心上。
木盒的牆上，鑲着水浪浪花，
血紅的珊瑚鑄成一團太陽。

珊瑚飛上海面的沙鷗，
透明陽光抹一海紫紅。
鯉魚躍出金紅的波濤，
山風吹來海水的呼嘯。

盒蓋是一片深藍的穹蒼，
白玉的月亮舒吐着幽光。
鑽石說着繁星的瑣語，
夜的紫影，在海水上蕩漾。

戰兢地抽開木盒的天蓋，
萬籟彷彿睡去的風鈴。
無邊的銀海把山巒搗碎，
壓約的泉聲彷彿夜的呻吟。
溪厲從蓋隙轟轟地逃遁，
有如傳說騎士的粉紅，
劍鞘伸出玳瑁的長舌，
七星張開血色的眼睛。

盒底襯着綠黃的絨絹，寶劍安睡在柔軟的裘被，孔雀繡在金色的邊帶，美麗的羽毛如彩雲輕披。

用力把劍拔出了劍鞘。
月的寒光，蕩漾在樓閣。

四

山雞蹄叫在黎明之前。
旅人舞動銀光的寶劍，
空樓如激起滿山風雨，
曙色已爬上東方山巔。

遠天烽火拾起了馬鞭，
寶劍佩在旅人的腰間。
劍盒遺留山樓的牆角，
至今漁樵閒話着當年。

二十九年夏，一個有月亮的夜裏，
在古廟裏躲避空襲，徹夜沒有睡
眼而成此詩。

第五輯

旅途上

江水初退的時候
沙灘上

洗淨了往日行人的足跡。

當晨曦送來一片紅雲，

我踏着霞光前行。

前面是平廣的鬆軟的土地，

大江展開雄健的手臂，

我遙望着寂寞的遠方，

回頭只見僅留下足跡一行。

山泉劃斷谷口，

衝陷了平鋪的沙灘，

我搬來了一塊石，兩塊石……

這樣的建築起前去的道路。

在V字形的山谷，

伸出了巉巖和懸崖，

我匍匐着背前行，

直闖到泥土的芬芳。

有時，前去的道路，

在樹枝和樹枝交接的地方，

用手攀援前去，

代替了腳的行走，

我翻過了一個險崖，

又翻過了一個山脊，

乘江風吹來，

向峽谷播送悠揚的歌音，

聽第二聲呼嘯，

追着第一聲的音波；

第二聲應答着第二聲的呼嘯；

第四聲又緊急地追去，追去……

我站立在山巔狂笑，

看江灘上——

人們踏着我開闢的道路，

踏着一塊石，兩塊石……

江灘上印下了

多少行人的足跡。

哦，我已數不清

江灘上印下了

多少行人的足跡。

我的友人呵，

在你後天伴我來到的時候，

江水也許更退了，

又吐出一塊平廣的沙灘，

那時，已有一條坦闊的道路。

你不必想到——

這是我第一次試行的紀錄。

這一些兒開闢算得什麼呢？

但願江水再來的時候，

把這一些平凡的紀錄也湮沒了。

我和你攜手前行，

靠着我的胆大，

和着你的心細，

一步步

爲後來的人創造，

那野草有着茶花的清香，

那山泉可以作渴飲的瓊漿。

淺水的沙灘上

新留下我倆足印的水塘。

流着的江水告訴你些什麼？

洶湧的躍過石灘的江濤，

可不是我的懷抱！

那江水激流打着礁石，
你想舉起了白帆

在澄清的江水上滑過麼？

友人呵！

江濤會助你些什麼呢？

哦！當前是一重重陡壁，

一重重荊棘；

我倆還沒有顧盼的餘暇；

更沒有時間回頭看一看後面。

俯首看一看自己，

毅然在艱險裏創始新的道路向前邁進。

到連風吹來了江風

飛舞起上千仞的高岡；

凝視相映着鮮色的臉頰，

狂風飄舞着我們的衣裳，

小鳥兒輕唱在枝頭，

在燦爛的雲天下，

續坐着你和我，

離誰的心跳得急，

誰的呼吸來得輕。

山巒的草啊，柔輕如茵，

我們的歸彼呵，是天上美麗的流雲。

誰願意在這兒停留多久，

遙遠的來，壓着山頭，

那等太陽到中天的時候，

再趕一程吧？

再趕一程吧？

前面已到迴音谷，

在那裏，

我喚着你，

你喚着我。

唱一支二部合唱的歌，

可聽到四色悠揚的聲音

漁翁忘記了下網

繭夫慢慢地爬行。

靜悄悄地

聽一陣江風吹過了山竹，

那葉片也在擊打着節拍。

再走吧

我倆還要緊趕着未完的旅程。

得意於赴北溫泉的途中二八，十，二五，夜深

孤獨

——獻給方金鑄先生

你說：「孤獨也有孤獨的好處。」

這如同一把智慧的鑰匙。

打開了我的思想的寶盒。

我們是蒙了它的庇蔭，
向生活更深了一個階層。

你是最會享受孤獨的一個：
晚上，你燃燒柚子的核仁，
欣賞牠的奇異的光亮。
更持着這支火花，
從外房走到裏房。

當你這樣動作的時候，
是在享受孤獨的權利吧！

那似鑊帶的火簇，
彷彿你的燦爛的智慧。

你說：「孤獨可以令人沉醉，多想，
可以充分地擺佈時間，
可以看看書，寫寫文章。」

讓厭棄孤獨的人去厭棄罷。

孤獨不就覺得無聊，淒涼，

不就覺得寂寞，惆悵，

不就沉浸在恐怖中。

因為善於享受孤獨的人，

可以玉箋上留下玄妙的感覺。

美麗的幻想，

和許多許多思想橋樑。

那些藏匿在陰影裏的蟲賊，

無聊，淒涼，寂寞，惆悵和恐怖，

不會走上玉箋，跨過思想的橋樑。

隨便一個崇拜英雄的人，

踏立在高聳的峯頂，

把英雄的意識打扮着自己。

隨便一個歌頌科學文明的人，

繁瑣愛慾生的生活，

就使他獨自走進實驗室

情使一個愛好文藝的人

當作家的一滴滴思想

流下稿箋的管兒，

難去敲開他的門扉！

那末，誰也成爲孤獨的愛好者了。

只有愚蠢的人

把拿破崙放逐在荒島上。

——孤獨不會削弱英雄的雄心！

而且是孕育英雄的雄心的場所。

讓人們愛好繁華去罷，

讓人們愛好喧囂去罷，

那末正有洪流似的人羣。

當我走進洶湧的人流裏，

我有我的高傲的孤獨感。

當我凝視許多雄辯者，

要想說服我的倔強，

我只留神他們各式各樣的表情，

和他們眼睛的滯滯。

並肩坐着的人們，

思想有海角天涯的懸殊。

在夜靜燈明的秋窗下

我挑撥着燈草的火花。

那些庸俗的蠅蟲之類，

如同蒼蠅隔開我的生活的幃幔。

我舉起孤獨的酒盞細飲？

因為諸般人生如開水的滋味，

只有這盞酒

可與那明白霧般的迷茫！

我不是畏避現實，
躲藏在這僻靜的角落，
在這裏，我積極的武裝起來，
充實我自己戰鬥的力量。
因爲人生好比一場戰鬥，
要不是勁草，
將爲疾風吹倒，
在這一個角隅，
才能識得許多風的方向。

當滿天濺着黑灰白的雲塊，
羣星被雲塊遮蓋，
一顆顆明亮的渥星，
在天角放着異輝，
它溫溫的象徵，
它却並不是孤獨。

相同許多受難者

一般的感到而且更強的感到痛苦！

因為它雖是孤獨，

它却是羣體中的一單位。

當沙漠中捲起一陣狂飈，

立刻激盪着巨大的波浪，

而挺立的棕櫚樹

搖擺一下不屈的身體

永為旅人和駱駝指示着方向；

直到它給生前的最後一陣颶風撲倒。

它也是孤獨的象徵。

它卻不是孤獨！

—— 站立在沙漠中

擁抱着它的許多的兄弟。中國人呀！

而且這不幸的是它對自身的悲哀，

不會超過它對於同僚的轉瞬，
而且它更徘徊迷失在沙漠中的人們！

是的：「孤獨也有孤獨的好處。」

我感到通過苦痛的快樂，

我看到通過黑暗的光明，
我在絕望中跳出希望。

相反地，
我相見。

通過了溫暖，歡樂，幸福，

我也感到些微的寒冷，
顛傷與不幸，

我並不淡漠於一切樂觀的事實，

我更不是幽芳自賞者：

我背道而馳的人們，
我。

事後咀嚼我的言語，

——回憶我的作爲。
我並非詭詐！

我並不是強迫人們同情與諒解。

當我獨行在一片荒漠的道路；
或者踽踽在深山的崎嶇的途程；
或者漂泊在渺茫的大海。
我並不希望有憐憫我的人。
「孤獨也有孤獨的好處」。
這如同一把智慧的鑰匙，
開开了我的思想寶盒。
我們是蒙了他的庇蔭，
向生活更深了一個階層。

南

楚辭集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非 聖 賢 不 可 與 計 也

1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第六輯

憧憬

希冀成功還溫存，
憧憬比素望更纏綿；
彷彿一朵美麗的花，
我喜歡隔簾帶露看。

序

從那黎明吹奏的號音裏，
悠徐的音波，播送到那
繡錦似的絳色的雲幕，與蒼
煙是灑下的泉水。

湧入朝陽底喧嘩。

那聲波衝開粉紅色的霧氣，
衝開散在黑髮裏的幻夢，

衝開樹林密雲似的綠蔭，

在那柔軟的草地上

露滴一陣陣的顫落。

而伴着黎明一同來到曉

是那彷彿黎明一樣使人興奮的

勝利後的中國底景象。

那衰草脫下褐色的外衣，

嫩綠的草苗，用它的手指

撥開堅冰，喚醒

睡在嚴寒的春天。

山野彷彿抹了一層蒼黃的顏色。

在這一層薄薄的春色裏，

一股溫暖的氣流

由於人們的呼吸

擴張到橫隔膜上面。

那氣息像是竹子的青芬，

混和泥土和草根的芳香，

發散了陳腐窒息的氣氛。

更道不知何方吹來的微風

微貼春天的降臨。

相同那春天到來的——

是那中國勝利的腳音。

那是即刻就會來到的：

祖國的春天！

勝利後的中國是那樣健康呵！

却不像是一場噩夢的醒來：

炮聲和烽烟如一陣雷雨的收斂，

漸漸地遠去，微細，消失。

豈是一陣雷雨過後的景象。

那殘留在祖國懷裏的瘡痕，

宛如彭貝城的劇場，

留下永不能消滅的史蹟，

那碧血斑斕的戰場上，

蘆荻纔開紫紅色的泥土。

萌生的野草鮮嫩而且美麗，

即使拂動柳條的微風，

也會吹開髮際的疤痕。

人們踏過廢墟，

檢視一個個創傷。

彷彿漁夫在海濱撿着

那洗盡遭難的船骸。

他底悲哀的情緒，不是淚能流盡，

還是再次航行在風浪中，

又一度遭遇命運的顛覆！

在瓦礫堆裏檢着

那作爲離別紀念的金釵，佩玉，
因而想像着——

曾經有過這樣的樓閣：

朱欄半隱在綠楊裏，

簾幕捲起一抹陽光，

那棲息鸚鵡的銀環呵，

照過檸檬色的黃昏月，

穿梭過輕盈的雙雙燕，

百靈鳥底叫聲是多麼清麗，

那鸚鵡，那黃鸝，

還有那邊啼邊飛的杜鵑，

都是簫角的過客。

在那「綠楊影裏白沙堤」上，

絡繹不絕的行人走向海灘上，
小河上的漁船，
敲着甲板輕輕地撒下網，
河上該有一撒水沫底笑吧！
一陣陣的風落下繽紛的棉花，
這一切是在海底彼岸了。

那疾捲着黑色惡浪的海，
有如噩夢似的海，
毀滅過千萬生命的海，
當波浪平靜的時候，
像是潮沙退下他底腳步，
風正，
在金色的沙灘上，
罪惡的雲團消散了。
一隻隻骨灰般的下船散！

是這般載着悲哀的期待，
像海水吞沒希望的歸帆，
飄向東去，飄向變換着的基地，
勝利後的中國的海岸，
像是百幅銀簾鋪成的，
屹立在海邊底岩崖眩耀着陽光，
好像蜂蟻的金屬的屏障。
排列着二十寸口徑的炮門
向祖國的海面巡視。

昭示世界：

「正義和平的不可侵犯！」

那乳遊在祖國腹地的揚子江，
那滾滾地翻動黃土層的黃河，
那雄健地盤曲在南方的嘉陵江，
那漫延在東北邊地的黑龍江，

還有那以潮汐著名於世界的錢塘江，

和那閩江，閩門江，鴨綠江，

遼河，松花江，永定河，

這些祖國的命脈，

都曾經暴戾者的塗炭。

這些流域的養子啊，

都被打開了昏聩

以噴火似的眼睛

怒視着敵人。

沿江的炮壘，

好像記着故事的嘴巴張開着，

那所有一個個的遭遇教育了我們，

我們不再疏忽一座橋樑被偷渡，

或者一個港灣爲了不慎而失陷。

我們底首都呵！

那有着「龍驤虎踞」形勢的
歷史中最輝煌的寶石，
曾國敵人避實就虛的大包抄，
終於被罩上罪惡的黑網，
造成了寇軍紀律最大的墮落，
那慘痛的記憶，像海一樣深啊！

龍國勝利的那天：

國旗在歡騰中升起

彷彿午夜第一聲鷄鳴蛻變了黑暗，

曙光在一片歡騰聲中高揚！

大理石的凱旋門，和白雲比高，

是過它腳邊的人們，

數寬大的腳步踏過去，

挺起了胸膛帶着肅穆的神色，

那是對先烈的致敬！

驕傲，自尊，

如地底的泉水伏流。

我們是黃帝底子孫呵，

碧血流成了大江，

正義的身軀築成了長城，

以無比重大的犧牲

博得勝利的今天！

把沉默的代替慶祝罷，

當我們踏上中山陵的石階，

那久別重逢的情懷

辨不出是悲是喜；

熱淚溼溼地流下，

那走向勝利的道路，

是一條白骨所鋪成的道路啊！

在中國第一個大商埠——上海，

腳邊黃浦江終日咆哮着，
江濱和平神底白色翅膀。

好像將飛向高空，——山。蘇軾山——

天際宛似一片藍色的結晶。

黃浦江沿岸的碼頭，

停泊着銀灰色的艦隊

上面插着燦爛的國旗。

狂風吹來海水的氣息，

大烟囱噴出一捲捲烏烟，

像一條黑龍在不倦的翻身。

汽笛好像鎮壓許久的耐悶，

徐徐地吐出白烟。

工人湧出工廠的大門，

安祥地回去享受家庭的溫存。

那威脅生命的短促的汽笛聲，

在勝利後的中國，不再聽到。

半學街口站立着高聳的鐘樓，
鐘，鐘，鐘……的鐘聲，
在天空中盪漾。

引擎急拍的震響，

是中國底新都市的脈膊。

街頭廣播着勝利的頌歌，

大正海在急轉的旋律中生長。

武漢，是中國的心腹，

漢口路，粵漢路的兩端，

帶着不同的氣候到這裏相聚，

大江和漢水

像兩條壯健的手臂擁抱你。

大別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

圍繞着黑色旋風的舞臺。

平蕩蕩富水山下的生靈，

向骨作成了野草的鹿得。

巨瀾關的陰霾消散了，

拂正大帽騰利的彩旗。

蒼鷺棲遠望異洲的蒼莖，

在朝陽裏嫣然淺笑。

瀟瀟碼頭底起重機瀟瀟着鋼鐵，

霧蜜林似的煙塔把天霧抹黑，

莽莽山嵐瀟瀟有高亢的歌聲遙播，

那不正是雄鳩的「何日君再來」。

不正是淒美的流亡曲，

是勝利進行曲裏搖翠綠的松柏，

灣口的中山公園。

重臨了我們底

僻靜的偉光的銅像。

那比神話裏的巨人更魁梧的銅像。

震盪變亂瀾國的勝利。

更建築崇高的紀念堂。

我們的陪都呵，重慶，

這鐵石鑄成的山城；

住憑鐵蛋在你的週身開花。

沉毅地，你沒有一聲呻吟；

「毀滅不掉的呀！」

破壞的有限，

新生的無盡。

舊業民者彷彿潰堤的洪水，

激往瀾戶內海停滯的時候，

鐵鑄的山城，

你如午睡後起立的莊稼，

他的臂力將更加雄厚。

嘉陵江澄清如油，

瀾漪時像赤色的猛獸。

撲向岸邊的岩石

激起雪白的浪花。

大江從巴顏喀喇山麓

噹噹地跑來。

在這裏會合了嘉陵江。

重慶呵，你年青的都城，

就地取不盡的花崗石，

建築起樸實的巨廈。

盤曲在你身軀的

新築了上山的電車路。

過度勞動的人力車夫，橋夫，

僱傭夫和許多苦力的人羣啊，

去開山野鑿石耕地開礦。

祖國需要你們的臂力，

有如需要大量的金錢。

在這山城的廣場中，

那大塊的廢墟上；

圍建着運動場，公園，

圖書館，博物館，

彷彿新上海直接吸取世界的文明的血脈

隨興關上築城閱兵臺，

籌着維護正義，鞏固國防，

我們必須有鐵血的儲藏。

復興關廟，

聽隆隆的馬鈴聲隨風悠揚。

那挑着薊草的雄姿，

看陝西重慶彷彿是個半島，

却又像河馬駐足在山澗間。

掌白薊填滿了兩江

像棉絮擁着初生的孩子。

這孩子是慈母特別寵愛的呵，

正如每一個母親

特別憐那遭難最大的兒女。
重慶呵，你鐵石鑄成的山城：
中國勝利了，
你該披上曉霞一樣美麗的衣裳，
向世界發射出
驕傲的目光！

向北方，
看中國的故都北平
黃沙漫漫，襯托着天壇
那被深夜盧溝橋的炮聲，
驚醒了的你底子民
流徙祖國的各處。
幾多年了，遙望古城的圯壞歸來。
盧溝橋繫着綢緞的花牌樓，
兩旁的石獅子

幾週久別的故人。

曉月如美人淺笑，餘

輝在永寧酒。

當祖國勝利的春天

盧溝橋上又走過駱駝的行列，

從塞外草原，

從沙漠的遠方，

駛着羊羣，

駝着羚羊麋鹿，

和荒原中生產的寶物，

擁擠在古城的市場上。

那時候，比較往昔慶祝克復豐台，

更熱鬧地慶祝着吳淞的勝利。

古宮開放着，

那陳列珍貴的戰利品，

北海的遊人，如春天的綠蝶。

西山八大處的古刹

莫祭抗戰陣亡的將士。

圓明園底殘碑，

只是憑吊的紀念，

在勝利後的中國，

正多着佳麗的春天——

頤和園，玉泉山，

萬壽山，昆明湖，

散遍踏春者底足印。

聽西風飄動白楊樹的葉子，

沙沙地有如降雪的聲音，

和那慶祝的呼聲，

在北風中飄散。

五彩的明角燈，從樓閣上掛下來，

北平城像是中國底一件美麗的大氅，

像是幽夜中開滿水仙花的池塘；

那樣華貴，那樣醜陋，
正如北平城所負的悠長的歷史，
北平呵，你底高貴的名字，
像銀星似的閃爍着寶石的光亮！

瀋陽城，

東北四省的司令臺，

彷彿寒天客廳裏的火盆，

人們走向你散發着溫暖。

北甯路，南滿路，

安瀋路，瀋海路，……

有如蛛網密佈在你的四週。

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

北大營一把烽火

熏瞎了你底眼睛

從此你只有黝黯的歲月。

每在解凍的季節，

溪水響着頽唐的嘆息，

關東草原上

牧養奴隸的羔羊，

黑海似的窩集，

亮着海賊的砍斧。

丁丁的伐木聲

像山靈的哀泣。

更恣意的竊擊京北的礦藏。

文潮閣的四庫全書

變成了贓物。

東北沒有了春天嗎？

在高樂墓裏

十顆，百顆，千顆，萬顆，……

那春天的種籽

一代代地延續，

一代却比一代結實。

越山海關

我們的百萬雄師

收復了東北四省。

我們的尖兵

散佈在長白山，

散佈在興安嶺，

散佈在圖門江，

散佈在鴨綠江，

守望著黑龍江，

守望著烏蘇里河，

東北四省，重見了

祖國的國旗飄颺。

阡陌上，柳樹抽出綠條，

在熱坑上談着往昔的災難，

彷彿是隔世的故事。

向太陽的大紅門聯，
張貼着：「抗戰勝利，民族解放。」
那煤車滑溜在冰河上，
是那樣快，是那樣響——
像西北風瑟瑟的吹過大森林。
無盡的臂力
發掘那無盡的寶藏。
那沉着苦幹的東北人
和大自然搏鬥，
壯實的肩膀
抵擋得住千斤石啊！
舉起鈎月形的鋼鉞，
鑿山築路通到礦場。
東北的土地，
用脚尖撥開泥土
遍地都是黃金啊。

從關裏奔向你的人們，
將熱情地擁抱你底
嚴寒熱烈的身軀！

南方，珠江環繞的廣州，
國民革命的發源地。

在秋雨灑落的黃昏，

武漢大火，燒紅了半邊天。

同時，他也連環的

被闖進了敵人的坦克車。

是正義的鐵掌扼住了

敵人直衝粵漢路北上的野心。

三水阻止了寇騎的西去。

當一個火種擲落廣州，

四圍彷彿海水般

湧來正義的滅火者。

廣州是我們底——

在郊原活躍着無數遊擊隊。

壯健的南國姑娘呵，

那絳色的肌膚

相映着槍桿發光；

她們武裝着，生活在山野。

南方，是永不衰老的春天嘯，

終年有着紫花開放，

當勝利的時光來到了：

像是一陣颶風

從大庾嶺，都龐嶺，勾漏山……

向南海吹去。

吹散了廣州的妖氛，

那敵人如敗葉吹落池塘似的

吹散了廣州的妖氛，

那敵人如敗葉吹落池塘似的

吹落珠江，流向南海。

南北盤江，桂江，

鬱江，東江，北江，

挾着義師，挾着炮彈，

驅走了暴戾者。

南國的歌聲如山洪般暴發，

如椰子林風的咆哮！

飛翔在天空的

是祖國的神鷹隊。

游弋在南海的，

是祖國的巡洋艦。

虎門昂起了頭顱怒目着遠方；

珠江橋放出彩色的燈光。

我們去白雲山黃花岡

掃除敵騎的足跡，

憑弔先烈的忠魂。

正如潮汐拍岸，珠江水發——

勝利後的廣州市，

地域逐漸的膨大，

擴張到黃浦，

聯合了河南洲。

廣州市

中國南方第一大商埠，

像海濱的燈塔，

燭照着巨舶匯聚。

你是照耀世界的

中國底南斗星。

祖國勝利的爆竹震響了，

人們舞蹈着

像孩子歡騰在新年。

流徙無定的義民，

相同奔走多年的江湖客。

整理他底箱篋，

翻開往年的相片，

怕看到鏡子裏今天的臉容。

額上的皺紋深陷了青春。

除非從新生的一代

想像自己往昔的印象。

但是，歡欣蓋沒了沮喪。

摸索劍關窄狹的路徑，

摸索棧道如盤曲的羊腸。

越巴山，過秦嶺，

北去西安漫漫的路，

往東去，穿潼關向中州平原，

不怕是萬里行程：

渡黃河，過中條山，

溯汾水，攀五台山

順滌河向河北平原，
四百里航程如竹葉的滑落。
彌望雲山茫茫，
踏不盡芳草斜陽暮煙中的路。
看大江的波浪東去，
一葉扁舟掛白帆順風蕩漾。
辭巴蜀，再聽狹江怒吼，
朝發白帝，暮抵江陵，
把三峽失落在背後。
回頭望夔門，仙女峯
依稀在百仞的懸崖上
揮着白雲的手帕。
對那江村燈火炊煙，
却有些依依難分離！
川中的父老呵，
到江南平原上再見影。

開柴扉，在草堂，
酌春醪話說抗戰當年……

更有：別南川

乘汽車渡烏江登雲貴高原，
徘徊於貴陽的舊遊地。

東望湘江，西向滇池，
匆匆地踏着悠長的歸途。

悲哀和欣喜孿生着：

懽悅着與千萬個不測的握手。

像尋找亡友的墓碑

摸索着自己的家園。

彷彿一個幻夢等待醒在行程的終點。

稔熟的鄉音

吹落下心田的淚雨……

行人驚異的視線，

在預示着慶幸與毀滅。

故鄉的村落，
已長了新生的樹木，
田畝上增加了勤勞的黎鋤。
秋收充滿了穀倉，
更有預防荒年的餘糧。
廢墟上築樹了新的棟樑，
這是歸客的屋宇呵！
唧唧的機杼聲節奏着勝利的歌唱，
中國的土地上
家家過着歡樂的日子，
那往昔的災難
像烏雲消失青山外。

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子夜聽鷄鳴
第一聲草成於嘉陵江濱

後記

我底身子所不能去到的地方，我底能力所不克使其完整的事實，我所未曾接觸過的也許永遠不會接觸的境界，我底想像和我底記憶已經在中間馳騁過許多次了；我對於「未來」十分飢渴，很少有餘暇給我回憶，我却不是不愛檢點的人。回憶常使人很快的衰老，一陣子回憶，肩膀上就沉重得發酸，因而在學習着遺忘似的忍心地不想過去。

應該感謝上帝賦予人們以智慧吧，我覺得無處不充滿着光，使我清晰地辨別如我底登臨一樣，這是許多經驗的磚石鋪成的道路的引伸。我依舊窘迫於這世界的侷促，尤其這些文字常倔強地不聽我的吩咐，它們是擁擠着跳出來的。我寫了許多零亂的文字，可是我安心了；每一篇每一節以至每一個字，我都與之較量過。我覺得勤勞是寫文章的人的最要緊的德性，這是與誠摯偕行的朋友。

當我校完這二十二首詩，彷彿又拘謹地生活了三年。有一條明顯的路子是：我漸漸地擺脫束縛走向自由，走向羣體，走向戰鬪去了，我有些對於過去的厭煩。我還把他們串連在這裏的理由是對於過去的一點珍惜。

我把這二十二首詩，似乎有虛見地分成了六輯。雖沒有嚴格的根據時間的安排，他們的性格彷彿成了自然分組的理由。不管他們的軒輊罷，他們總合起來都在表演我自己就是了。

這集子曾經取名「劍含集」或「寶旗召喚」。把他取名「憶集」的意念，是我特別嚮往中國的勝利。當我寫憶集時，太平洋上還沒有聽到炮聲，我却意識到這風波將必然掀起，正如我底許多未來的境遇，必然有憶相吻合的時刻，我們的勝利豈何獨不然呢？美日戰事爆發，我底憶憶首先兌現了一半，而且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的信念。

「憶集」是有「實現」的時刻的，我現在把他描繪得更親切了，比較我已經寫出的。

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合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 80928 渝熟)

懂 憬 集 一 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程 錫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廠

各 地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2645

